

## 阔大温柔的故乡

(小说)

□李新勇

《黑瓦寨的孩子》为我市作家李新勇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

少年王嘉峪因母亲罹患重病，不得不回到陌生的黑瓦寨。在美妙而原生态的故乡，王嘉峪找到了金子般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进入初中后，处于生理苍声期的少年，经历着各自的成长迷惘，主人公一度精神失控，最终他选择离开故乡，去追逐更高更远的梦想。

“苍声”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小说将人物放到阔大的社会背景下，对当下乡村现实和未来，进行了有价的探索和思考。小说中的成长温暖而激励人心，光明在前方，希望也在前方。

小说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6期转载。

12

不管在电视上还是现实生活中，留山羊胡子的老人已不多见。有了这把胡子就有了仙气。外公面色红润，即使见到王嘉峪有些伤心，也能从核桃壳般的皱纹间渗出与生俱来的和气。要是再富态点，额头上隆起个长寿包，挂上根疙瘩瘩的拐杖，配上这部胡子，就可以放到挂历上充当寿星老头儿了。

王嘉峪在外公脸上搜寻跟母亲相似的信息。他还没学过反推法，但并不影响他运用反推法。他从外公微微上翘的嘴角上，看到了与母亲相同的信息。这种微微上翘的嘴角合理地跟面部表情打成一片，哪怕生气，也能给人几分善良和简单释然之感。

摩托车调转车头，跟外公打完招呼，一轰油门，跑远了。

外公焦急地喊赵师傅：“师傅等等，给你车费！”

“有人给过了！”赵师傅的声音像风中飘飞的丝带，一个字接一个字地飘远了。

外公用征询的目光看了一眼王嘉峪，王嘉峪点了点头，表示车费确实给过了。

王嘉峪喊了一声外公，外公只是说“回来了”，并没有答应。王嘉峪心想自己也许喊得底气不足。外公的模样给王嘉峪十足的信心。这么一个仙气十足的和蔼老头儿，他不是外公，还有谁能是外公？于是冲着这把山羊胡子，又响亮地喊了声：“外公！”这一次不但底气十足，还有自来熟的那种自然。

外公蹲下来，牵着王嘉峪的手把王嘉峪看了又看。这是个健康活泼的男孩，一米五、六的个头，脸色白皙红润，头发黑亮，鸭蛋脸上一双聪明的眼睛忽闪忽闪，掺杂些许忐忑，以及对不可预知未来的空落和无助，还有少年的懵懂天真。王嘉峪的脸上跟他妈妈一样，嘴角微微上翘。王嘉峪综合了他爹爹王前程坚毅的轮廓和妈妈秀致的五官。看到王嘉峪，外公想起了那两个远在启东的孩子，心里不禁悲伤。外公把王嘉峪揽在怀中，他的眼泪止不住：“儿啊，好歹把你见上了！”

“外公，我是你外孙！”王嘉峪纠正说。外公的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山野的气息，有松树的清香，有野草的清香，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香草的气息。后来他知道，这都是西部高原的太阳给他们带来的气息。在干净的天空下，人也像山间的树和草类那样，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好闻的气息。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山野，是闻不出来的，这种气息只会被陌生的鼻孔发现。王嘉峪不想看见外公伤心。他不晓得外公是因为他长那么大才第一次跟他见面前伤心，还是因为看见他，就想起他那在远方躺在病床上的女儿。

“儿啊，我晓得你是我外孙！”外公说，“你爹王前程，你妈唐锦绣，他是你俩的孩子，我怎么不知道呢！”

王嘉峪不说话，脸上的表情依然是“我是你外孙，不是你儿”。王嘉峪心里是这样想的：外公也许有点糊涂，比不上彭爷爷清楚明白！王嘉峪后来才知道，黑水河人所说的“儿”，是儿子的“儿”，也叫“幺儿”，是对小子的爱称。

按照王嘉峪的理解，外公应该牵着他的手把他带进院子的大门。而外公更焦急的是想知道他女儿的病情，外公站起身来，问王嘉峪他妈妈唐锦绣的病情，又问他爹的钱够不够。

这个突然袭击，把王嘉峪搞得不知所措。这家伙把王嘉峪抱起来，在空中转了一圈，王嘉



《黑瓦寨的孩子》为我市作家李新勇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

少年王嘉峪因母亲罹患重病，不得不回到陌生的黑瓦寨。在美妙而原生态的故乡，王嘉峪找到了金子般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进入初中后，处于生理苍声期的少年，经历着各自的成长迷惘，主人公一度精神失控，最终他选择离开故乡，去追逐更高更远的梦想。

“苍声”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小说将人物放到阔大的社会背景下，对当下乡村现实和未来，进行了有价的探索和思考。小说中的成长温暖而激励人心，光明在前方，希望也在前方。

小说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6期转载。

的钱，寄出去没有？”

“卡上有多少，就打了多少，银行转账。”

外公轻轻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但愿能逢凶化吉！”

13

外公抱起一捆柴草往灶间走去。大舅妈和小舅舅在院子里的水井边收拾一只招待王嘉峪的土鸡。水井上方是一棵结满果子的石榴树，树下种着一盆茉莉花、一丛紫罗兰。红红绿绿的，把井沿装点得格外漂亮。院子里其他地方都是水泥地面，既干净，又可以当晒场用。院子正中是一套一进三间的大房子，上下两层，这是住人的正房。两侧各有一间耳房，右侧是牛圈和工具间，左侧是厨房和厕所，各自隔开，分两道门进出。

唐古拉在院子里玩纸飞机，刚才王嘉峪进门，看见院子的晒场上停着两架纸飞机。

王嘉峪的到来，让唐古拉异常兴奋，他把王嘉峪的行李提进自己房间，不等王嘉峪把背包里彭老爷子塞给他的火腿肠八宝粥拿出来，就从屋里拿出一本半个字没写过的作业本，对王嘉峪说：“来，折飞机，比比谁折的飞得高，飞得远！”

王嘉峪有点心疼那个作业本，他从前玩纸飞机，都是用过的作业本，一个字没写，哪儿舍得。初来乍到，王嘉峪没开腔，跟随唐古拉走出房间门。你算撞到高手了，王嘉峪暗想，我可是个不开枪船就要开飞机的人。

表弟便放下手来，乐呵呵地拉着王嘉峪的手说：“老……”他又想说“老子”了，见母亲在身边，马上改口说，“啊哈，我——唐古拉，你——王嘉峪，咱们是哥儿俩，你是哥，我是弟！”

小舅舅摸了一下唐古拉的脑袋，跟他开玩笑说：“你表哥是一剂灵丹妙药，遇上了，你一下子就变斯文了，弄得大家好不适应——一张嘴唐古拉，闭嘴唐古拉，不就小光头儿一个么！”

唐古拉敏捷地隔开唐景贵的手，还了一句：“牛贩子二爹爹！”

大家笑起来。王嘉峪这才看清，刚才轻轻敲打表弟后脑勺的是大舅妈。大舅妈的年纪跟王嘉峪的妈妈唐锦绣差不多，不同的是，大舅妈的表情更舒展，眼神更宁静，面色红润，白里带红，健康自然，端庄美丽。不像王嘉峪的妈，总是一脸辛苦。大舅妈穿着件荷花色衬衫，米黄色裤子，头发绾在脑后，简单地扎成一束麻花辫。

不用介绍，王嘉峪对大舅妈喊了声：“大舅妈！”

在长江之尾启东，自从王嘉峪知道自己还有个故乡在黑水河，就有意识地规划自己的口语，他发现自己精通三种口语：普通话，当地话和爹娘的话。课堂上说普通话，下课跟伙伴们在一起，普通话跟当地话一半对一半，随时切换；跟爹娘在一起的时候，用爹娘的方言。这会儿王嘉峪发现，在还没有回到故乡之前，提前精通爹娘老家的方言真是好，刚见面就没有半点交流障碍。

王嘉峪微微上翘的嘴角，让大舅妈一下就感到了亲切，这孩子跟自己的儿子年龄相仿，一想到儿子从此有了个伴儿，大舅妈就高兴。大舅妈上前拉着王嘉峪的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以后唐古拉就有伴儿了！快进屋吃几块点心。我这就准备中午饭。”

外公把王嘉峪交给大家，感觉任务完成了，便开始忙自己的事情，他问唐景贵：“这几天有没有洋葱贩子进寨子来？”

“没有。”唐景贵正转身，打算忙自己的事情。

外公说：“今年真是奇怪！”歇了一下，外公问小舅舅：“给你姐夫

(节选自长篇小说《黑瓦寨的孩子》)



江海新韵

## 芦荡村记事(组诗)

□萧萧

晚照

光线消失  
芦荡村  
被一只铁锅倒扣着  
而我  
守着微弱的煤油灯  
是个幸运的孩子

细碎的虫鸣  
零星的狗吠  
黑夜的叹息  
小河轻缓地低吟  
远远的哪户人家  
传来的吵闹

它们混杂着  
像芦荡村身体里  
孱弱的光  
像不愿熄灭的晚照

村前的小路  
小河边  
芦叶沙沙作响  
我兴奋而欢纵  
奶奶走路轻摇  
行小碎步  
我频频回头  
笑她是个小脚老太太  
她笑骂，叫我等她

芦荡村不远  
小路沾满灰尘  
这天的下午明媚、凉爽  
带着年少的暗疾  
而我无法看見

后来  
奶奶带着她的三寸金莲  
消失于芦荡村的午后  
再走上土腥味十足的小路  
我看到许多坑洼洼洼  
好像为奶奶定制  
刚好陷进  
她的小脚和命运

吹拂  
没有栏杆  
石板桥，窄得只够两人  
彼此擦肩  
一个胆大的  
曾骑着自行车  
呼呼而过  
那天的风  
猛烈了许多

后来，两块石板损毁  
小桥露出空洞  
我战战兢兢  
望着河水的涟漪  
开始晕眩

夏夜  
和伙伴们坐在石桥上  
看村头的露天电影  
一种吹拂，让我心安  
让我觉得  
生活的欢愉与谅解  
如此亲密

星空  
场院空荡  
浮游着夏日的安宁  
我和二哥躺在宽大的  
八仙桌上  
数辽远的星星

偌大的黑幕  
无数双眼神  
瞪着我们清贫的生活  
而我们年幼  
无知，快乐  
在虫鸣唧唧中  
找到知足的萌芽

芦荡村卸下了忧劳  
让一阵风  
擦拭额头的汗水  
田野里混合的微香  
顺着田埂  
挨家挨户串门

夏夜的芦荡村  
一个沉寂的静默者  
按住了内心的苦与幽暗  
长大后仰望的星空  
总不如它澄净，深邃

那密集而穿透人心的微芒  
那拧干了不幸  
轻轻盖在身上的安慰

灰白

凛冽的风  
吹着发皱的脸  
小河坡面的荠菜  
却如抖擞的战士  
青翠地等我们

玉梅表姐是把好手  
挖起的荠菜  
颗颗沾着新鲜的泥土  
竹篮里，寒冬的欢笑堆高  
生活的迷雾尽散

晚霞渐浓

灰白的天色显出光晕  
玉梅表姐的脸庞

越来越像清晰的剪影  
她手中的镰刀  
一直没有停

日常化

过年  
村里两个壮汉喝过酒  
在大姑家的场院  
争吵，摔跤  
但并不影响他们  
又坐上同一张桌子打牌

常常是这样  
东家和西家拌嘴  
过了几天  
他们又坐在一起  
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庄稼

那时，我并不明白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怨恨  
为何这么容易化解

仿佛  
一种神秘的元素与气息  
围绕着芦荡村的日常

雪在哭泣  
那场大雪  
自始至终不吭声  
从村头一直走到村尾  
最后  
走到堂叔的破屋  
将纯白的脸盆放下

让这个错漏而嗜酒的男人  
洗净破败的身体  
雪霁之时  
交出他的灵魂  
和所有银两

岸头镇  
岸头镇有鱼  
有肉，有杂耍的猴子  
岸头镇  
有理发店、澡堂  
还有奔来奔去的小孩

不是每一天  
都可以去岸头镇  
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可以坐上28寸的  
自行车

一路颠簸  
那个清晨，从芦荡村  
到岸头镇的十里小路  
多么幸福

波纹  
村头的杂货店  
是我日思夜想的地方  
那里的玻璃柜台和糖罐  
总是装着一个少年  
甜蜜却企及不到的梦想

老板无比和蔼  
和每一个光临的乡亲  
都有可以聊的话题  
小店，和村旁的小河一样  
有着相同诱人的波纹

某天，老板消失了  
换了一个悲戚的妇人  
大姑说老板是个好人  
他只是去了  
更为安逸的地方  
重新开小店